

缩写插图本中国当代文学名著

爱国主义教育丛书

苦菜花

原著 冯德英 改编 张景超



缩写插图本中国当代文学名著爱国主义教育丛书

苦菜花

原著 冯德英

改编 张景超

黑龙江人民出版社

《缩写插图本中国当代文学名著
爱国主义教育丛书》
编委会名单

主编：曲若镁 田兆民

编委：温希良 吴国忠
朱东宇 张景超
韩妙丽

责任编辑：韩妙丽

封面设计：岳大地 王向群

封面喷画：孙作范

插图作者：赵 勋

封面题字：郭征夫

目 录

第一章.....	1
第二章.....	7
第三章.....	14
第四章.....	20
第五章.....	23
第六章.....	27
第七章.....	30
第八章.....	37
第九章.....	44
第十章.....	53
第十一章.....	60
第十二章.....	67
第十三章.....	75
第十四章.....	82
第十五章.....	95
第十六章.....	102
第十七章.....	110
第十八章.....	122
第十九章.....	136
第二十章.....	143

第 一 章

在山东昆嵛山一带庄稼长得真好。山坡上，一块狭长的谷地里，有两个女人正在割谷子。母亲今年三十九岁，但看上去，像四十开外的人。她实在太累了，和女儿坐在堤堰的树荫下休息。歇过一会，忽然发现女儿不见了。

“她上哪去了，怎么还不回来呢？”母亲一边自语，一边喊：“娟——娟子——”

“妈，我在这呢。”娟子像是从天上掉下来似的出现在母亲身后，笑嘻嘻地说。

“娟子，你方才到哪儿去了，这长时间才回来？！”

“妈，你快不要瞎猜想了，你还不知道自己的闺女吗？一会儿你就知道了。妈，干完活住会再回家，行吧？”

母亲有些迷惑地看着女儿，微微地点点头：“去吧。这兵荒马乱的，早点回来。”

女儿的背影一消失，母亲的眉头又锁上来。

而当娟子一回到会场——长满蒿草的山洼里，姜永泉立刻问道：

“你给大婶说了吗？”

“还没有。我想等天黑了再对她说。”

王官庄党支部书记冯德松说：

“老姜，这事就按原来的打算办吧。我家和娟子家是掩蔽地。”

“好，”姜永泉严肃地布置道：“今夜这次暴动，是咱们村党组织从地下转为公开的决死一战。周围几十个村子一齐干。上级指

示，乘日本鬼子还没扎下根，我们先下手，把政权建立起来，领导人们抗日。”

德松叮咛大家：

“老姜的话大伙要记在心头。回去后再检查下武器，别到时打不响。”

娟子回家后那样集中心思地擦拭陈旧的猎枪，连母亲走到身后也没察觉。

“孩子，你要做什么？！你知道你……你爹……”

“妈，你别太伤心。我记得，全记得！”

两年前的事，像凉风一样冲进母女俩的心间，隐隐绰绰的影子，仿佛就在眼前。

那是四月间的一个晴朗日子。娟子和表嫂到山里采野菜，路上遇到本村恶霸王唯一的儿子王竹，还有他的远房侄子王流子。两个人扛着猎枪，领着狮毛大黄狗迎面走来。色胆包天的王竹见娟子嫂长得俊俏，竟在光天化日之下挑逗，随即又动手动脚。娟子上前阻止，但被王流子和大黄狗截住。正当王竹把娟子嫂拖到沟里欲行奸污之时，娟子哥德贤赶来了。他不容分说，扬起皮鞭把王竹打得皮开肉绽。王流子吓得抱头鼠窜。可是就在这个漆黑的夜晚，伯伯家里着起了大火。等人们把火扑灭后发现，伯伯，父亲的亲哥哥被点了天灯，烧成了黑糊糊的东西。第二天早上，在北山沟里又找到了德贤和他的媳妇。他们满身被血浆糊住，媳妇已断了气，德贤奄奄一息。他在生命的最后一瞬，使劲抓住叔叔冯仁义的手，嘶哑地叫道：

“叔叔！报仇啊……是王唯一一伙人害的！”

冯仁义心如刀绞，他抓起猎枪，装上火药就走。

母亲死死地拖住他，哭着说：

“不能啊，他爹！看看这群孩子，你是去送死啊！”

妻子的哀嚎，孩子的哭叫，使刚强的仁义流下了眼泪。

然而斩尽杀绝的王唯一并没饶过他。就在冯仁义一家沉浸在悲痛的日子里，王唯一齧着被鸦片烟熏黄了的大门牙，躺在炕上，对儿子王竹说：

“留着冯仁义，早晚是个祸害，不如给他来个斩草除根。”

正从窗前路过的长工老起听到了这个阴谋。他抽空溜到仁义家，把消息告诉了他。

仁义气得肺都要炸了，他抓起了那支土枪，好不容易才被母亲、老起拦住。

怎么办呢？只有逃走一条路了。这是许多前辈人共同走的一条路。

同样一个黑沉沉的夜晚，母亲咬着牙给丈夫收拾了一个小包袱，打点了盘缠。仁义用呆滞失神的眼光望着她。他们身边围着孩子，最大的娟子才十六岁，德强十三岁，秀子九岁，德刚四岁，媛子刚刚出世不久。全家人悲泣在一起。

突然，街上传来急狂的狗叫，母亲一口气吹灭了灯。仁义推开后窗，大踏步上了后山，黑暗随即吞没了他。

是由于这悲惨的回忆，还是为丈夫离家后两年来的痛苦生活，母女俩都痛哭流涕了。

娟子抑制住自己，擦干眼泪，劝说道：

“妈，别哭了。过去的事不会再来了。”

母亲渐渐止住哭，把女儿拉到自己身前，慈爱地抚摸着女儿圆厚健壮的臂膀。娟子十八岁了，长得同母亲差不多高。这姑娘从小就喜欢上山干活。正由于劳动，使她发育得强壮有力，像个小伙子。

母亲的目光又落到这支两年前曾使愤怒的丈夫抓起过的土枪上，不由得恐惧地说：

“孩子，你怎么又拿它啊？可不能再惹祸啊！万一有个三长两短，叫妈可怎么活呀！”她又哭了。

“妈，快别哭了，”娟子给母亲擦着眼泪，“我爹是一个人，等于拿着鸡蛋碰石头。我们有很多人，一定能替全家报仇。”

母亲吃惊地抬起头，颤动着嘴唇。

“妈，你知道吗？”娟子看母亲不哭了，有些兴奋地继续说，“我们有了组织，就是穷人集在一起，力量就大了。我们有共产党——就是些最好的人，来给咱们带头，打鬼子，杀王唯一这样的大坏蛋！妈，我把事都告诉你吧，王唯一的死，就在今夜啦！”

“啊！真的？！”母亲大吃一惊。

“真的。”娟子平静地回答，“妈，你不要害怕，咱们一定能打过他们的。妈，咱家南屋今晚我们要用，因咱家靠山，不会被坏人知道。再说，妈，我们都信着你呢，到别家不放心呀！妈，你能答应我吗？”

母亲愣怔住了。她来不及领会女儿话里的全部意思，一阵恐怖向她袭来，而为女儿担心的紧张心情，更有力地攫取了她的。她一想起街上那一幕，忙说：

“娟子，刚才街上又来了一大车当兵的，朝南头子去了。你们可……”

“好，妈！我就出去看看。”娟子说着把妹妹递给母亲，刚迈出一小步，又急忙回头问：“妈，你让不让我领人来南屋呢？”

“嗯，嗯，好，好，你快去吧！”母亲急匆匆地应着。

胜水乡乡长王唯一家是几辈子的老财主了。不过从来没有像王唯一承家以来这样兴旺过。他究竟有多少田产连自己也数不清。

加之他专门巴结山区一带的军阀势力，父子俩成了土皇帝。

王家的住宅，占去村子的一半，一律是青灰色的大瓦房。房周围有高大的围墙包着，墙头上满布着铁蒺藜。在大门口的一旁，威严地矗立着守门的炮台。家里豢养着几十个“乡狗子”，专门对付那些不怕死活要拚命的人。近些天，他又请求汉奸军阀秦玉堂派来一队伪兵，驻扎在胜水乡，排长郭麻子带着几个人就吃住在他家。

夜，下着大雨。从村西北角母亲家的南屋里走出十多个人。他们的脚步非常轻，出了胡同，就分成三股，消失在雨夜里。几乎在同一时刻，德松的父亲轻轻地开了门，也送走了十几个人。不多会工夫，那个威风凛凛的高大围墙，就处在神不知、鬼不觉的包围中。

德松灵巧得和猫一样，踏着高大的七子那宽厚的肩膀，爬上了门楼子。大黄狗扑来，他忙用一块猪肉往狗嘴里一堵，狗就衔着肉跑到窝里去了。德松掏出豆油瓶子，用鸡尾巴蘸着，往门枕上、门闩上抹了抹，接着，沉重的大门就无声地打开了。一大群人，立即涌了进来。

姜永泉跟在七子身后，顺着梯子爬上炮台。其余的人跟着德松向里面冲去。

炮台上，那个站岗的伪军披着雨衣、挟着枪缩在一起。一听有声音，刚转回头来，七子抢上去从后面把他抱住，没等他喊出声来，姜永泉手起刀落，把他结果了。

冲到里面的德松打开伪军和保安队员的住屋，十几杆枪一齐对着伪军，伪军一个个磕头作揖，表示投降。

姜永泉和七子也赶到了，连忙指挥几个人看守俘虏，又带着剩下的人到上房去抓王唯一。

王唯一还没睡着，抽足大烟，正跟他的两个小老婆嬉闹。一

听到屋外的响动，知道不妙，抓起手枪想推开后窗逃走，怎奈小老婆扯着不放，要他领着一起跑。人们包围住房子，冲到了门口，他再想跑已经晚了。他折回身，掩在门后，向外打枪。

“砰！砰！”七子腿部中弹，应声而倒。

“快趴倒！”姜永泉喊着，自己一个蹿跳冲到墙根下。

“王唯一！你快出来缴枪！不然抓着你，可不能轻饶！”姜永泉厉声叫道。

娟子气极了！爬起来，抓起手榴弹就向里面扔，但被门挡住了。轰一声，门被炸开了。

这时里面哭爹叫娘，呼天喊地的闹成一团。大家正要冲进去，但被姜永泉制住了。他知道王唯一正守在门后，进去是挨死打。

“姓王的！你听着：你不想要你一家人，你就别缴枪，我马上把炸弹扔进去！”姜永泉警告说。

“摔进去！”

“炸塌房子！”

“放火烧呀！”

大家都跟着喊叫，发出种种威吓、警告。

屋里更乱了。

“我的天哪！快把枪丢出去，咱有钱给他们呀。天哪！命啊！”这是那个年岁大些的小老婆的哭喊声，她还以为是来“绑票”^①的呢。

“爹呀！救救俺们吧。要不，俺就完啦……”这是儿媳妇的哭嚎。

“救救我们吧！把枪扔出去。你不放手，我咬啦……”那个最受宠爱的小老婆嘶叫着去夺王唯一的枪。

① 盗匪将人绑去作押，勒索大笔赎款，叫绑票。

王唯一被小老婆咬得痛不过，把枪扔了出来。

人们蜂拥而进，抓住了王唯一。

当王唯一在抵抗的时候，正搂着王唯一女儿玉珍睡得甜美的郭麻子，被枪声惊醒了。他拒绝玉珍带着她的哀求，自己爬后墙逃命了。

这一夜，同样的事情，也在周围其他村庄发生了。

第二章

天晴了。雨后的早晨分外爽快。

当母亲吃过早饭抱着孩子来到会场时，场上已经拥挤了好多人。

昨夜她一宿没有睡，眼睛有些发红。她怎么能合上眼皮呢？女儿正在参加那可怕的殊死的战斗，时时有死亡威胁着孩子，做妈的能不为她担心害怕吗？当人们消失在雨夜里时，母亲感到巨大的空虚和恐怖，心随着雨点跳起来，立时她觉得自己有点傻，怎么能眼睁睁看着亲骨肉去投虎口呢？当听到枪声，她浑身都颤抖起来，那枪好像打在自己身上。终于，母亲看到全身湿得像个落水鸡的女儿背着大枪狂喜地奔回来，并告诉她，王唯一被抓住了。母亲简直不相信这是真的，她又流下了眼泪。这过于令人激动和兴奋的现实，搀杂着痛苦的往事，一齐涌上她的心头，浇着她的全身。

清早，娟子要母亲来开会，并要她在会上把过去的冤仇说出来。母亲不想来，更不能当着那末多的人说话，她太怕这个梦想

不到的这一天了。母女俩争执好半天，德强也帮姐姐劝说，母亲才答应来看看，至于诉苦——她摇摇头。

现在，母亲同一些上年岁的妇女们挤在一起，她观看着会场上的整个情景。

这是村南边靠山根的一条小沙河，河的北岸就是王家的围墙。现在墙根下面搭起个不大的台子，人们都在台子前面的沙滩上，有坐着有立着的围成个大半圆形。围墙上面，贴着白纸裁成方块用毛笔写的几个大字：王官庄公审大会。围墙两旁和台柱子上，还贴了些像“打倒日本鬼子”、“铲除卖国贼”等等标语。母亲不识字，更不知是儿子德强的笔迹了。

台子上还没有人，台下人群乱哄哄地在说闹。今天来的人特别多，男女老少，全村人差不多都来了。他们的心情各有不同，可是多数人是抱着好奇心来瞧热闹的。一种说不出的快感，不自觉地他们脸上流露出来。

不一会儿，王唯一被两个全副武装的青年押上台。他被五花大绑，那肉蛋子脑袋无力地耷拉在胸口上。台子两旁和人群的周围，都有拿枪的人在警卫。娟子也紧握着枪，很威武地站在台子边。

母亲看到王唯一的样貌，心跳得非常厉害。啊，这么一个谁也不敢碰一碰的大恶人，就这样完了吗？这是多么巨大的变化和突然的事情啊！一种按捺不住的暖流涌上心头，她要发笑了。

“大家静一下，不要吵啦！”德松把嗓子都叫哑了，人们才渐渐静下来，他接着说：

“现在，由咱第六区抗日民主政府的姜同志，给咱们说话。”

台口上出现了姜永泉。他，二十三、四岁，消瘦的中等个子。瘦长的脸上有一双精明的眼睛。

人们听德松这一介绍，好像晴天霹雳，大吃一惊：怎么，抓

王唯一的不是“红胡子”首领于得海从崑崙山里搬下来的人马？是他，这牛倌？！他就是那神一般英雄于得海手下的“梁山好汉”？他就是打开牟平城杀了伪县长宋健吾，用土炮打掉日本鬼子一架飞机的那伙人里头的人吗？我的天，这是怎么回事啊？！

是的，姜永泉昨天还是看牛倌，但他不是一个普通的牛倌。

姜永泉的家离王官庄二十多里路，在黄垒河南岸。他从小死去母亲，跟着父亲长大成人。家里原来有几亩地，都是爷爷辈上一锹一锹开出来的。父亲自己种着地，姜永泉小时给地主放牛，大了就当长工。父亲拼命干活，想有点积蓄好给儿子娶个媳妇，成家。谁知一场风波，弄得他们家破人亡。

过年前夕，姜永泉到东海给东家去赶猪，刚过老母猪河就遇上一帮秦玉堂的部队，一哄把二十多只肥猪抢得一干二净。姜永泉和他们争辩，还挨了一顿打。唉！这可怎么回去呢？地主一定不会甘休，可拿什么赔呀？东想想西想想，走投无路，不敢回家去。正巧，听说文登一带有穷人起来造反，远近闻名的神枪手于得海带领着他们，杀富济贫，替穷人作主，人们纷纷参加。姜永泉狠狠心，就投奔去了。后来姜永泉听说父亲被地主逼死了，他咬咬牙，心里说：

“也好，没家了，就一个人死心塌地干下去吧！”

后来他参加了胶东地区共产党人于得海领导的农民起义，枪决了牟平县的伪县长。在这次起义后，姜永泉参加了中国共产党，并当上了班长。后来在战斗中腿上负了伤，接受组织的指示，他转入开辟地下工作。王官庄也就雇到了一个熟练的牛倌。

姜永泉看着人们的惊讶表情，笑了笑，大声地说：

“乡亲们！从今天起，这里的天下就是咱们自己的了，咱们老百姓要当家做主啦！”他瞪了一下王唯一，继续说：“王唯一无恶不作，欺压穷人，大伙算算，被他害死害跑的人有多少？鬼子还

没来，他就先当上了汉奸，出卖咱中国。大伙想想，他做了多少坏事，犯下多少罪恶？”

“现在，大伙不要害怕。咱们组织了自己的政府，有共产党领导，有子弟兵八路军撑腰。谁要敢动咱们，就让他落个今天王唯一的下场！”

“乡亲们，公审吧！谁有什么苦都说出来。咱们报仇雪恨的日子到了。”

会场上哑然无声。母亲默默地站在那里，紧抱着怀里的孩子，以致嫚子揪她的头发她也不觉得。刚才姜永泉的话，使她明白了好些，这世道怕是真要变了。可是有一种东西使她本能地止住了脚步，她终于还是没有登上台子控诉王唯一。

娟子看着母亲的一举一动。她尽量想把自己的渴求眼光同母亲的目光对起来，可是母亲像是有意在回避，看也不看她一眼。娟子气红了脸，见姜永泉向她努嘴，就毫不犹豫地冲到王唯一的跟前：

“王唯一！你还记得两年前的事吗？”

接着她愤怒地控诉王唯一的罪行，声音都有些颤抖。人群开始骚动，女人们哭出声来。

这时，站在母亲旁边的一位六十多岁的老太太，突然哭昏过去。当旁边的人把她叫醒过来时，她疯了似的向台子扑去。她那苍白的头发在空中飘拂。母亲和另一个女人怕她摔倒，忙上去扶着她。谁都知道她就是可怜的王老太太呀！

她家里不算太穷，三个儿子和媳妇都是干活的能手。第二个儿子叫珍袖，在济南纱厂做工。过年的时候回家来，王唯一吩咐人把他抓到乡公所，硬说他是共产党。其实，是想敲诈他带回来的钱。谁知珍袖骨头硬，打死也不招。王唯一就把他送到县里去，透出口风说要一百块大洋才能把人赎回来。这样大的数目，小户

人家哪能拿得起？结果只得倾家荡产凑够钱送上去。钱，王唯一入进腰包；人呢？从城里抬回来，不到五天就死了。这还不算，珍袖媳妇又被王唯一抓去，糟蹋够了，卖到烟台窑子里去了。

王老太太整天哭儿子想媳妇，一只眼睛也哭瞎了。听到王唯一被抓住，一早就叫孙女玉子领着她赶来。起初她有些怕，经娟子这一引，她再也忍不住了，她要拼命！

她扑到王唯一身上，又撕又打又咬又骂。

母亲那块坠心的石头也被愤怒的火焰烧化，她抓起石头，狠命地向王唯一打去。

人们不顾一切地冲向台子，打打打！后面的人打着了前面的人，谁也不叫苦，不在意。德强挤进去，扯住王唯一那只肥大的耳朵，一刀子割下来。

姜永泉看着王唯一快要被打死了，连忙同德松一起把愤怒的人群劝住。随后他代表抗日民主政权，判处王唯一死刑，立即执行枪决。

两个全副武装的青年架着王唯一，向山根走去。沸腾的人群像潮水一般涌向刑场。母亲夹在人群中，睁大眼睛，她一下怔住了，她看到正是娟子端起枪、瞄着王唯一的脑壳。“砰”一声枪响，王唯一像死狗那样倒下去，德松一脚把他的尸体踢进坑里。

处决王唯一后，王官庄成立了新政府，选举了村干部。德松当选村长兼任农救会长。受伤的七子是副村长。娟子也当选为青妇队队长。

当王官庄的人们正欢庆自己的新政权的时候，王唯一的叔伯兄弟王柬芝回到村子里。王柬芝的突然回来，莫说外人，就是他本人也不能不感到生活变化得太突兀了。他还真有点不大相信，前几天还住在牟平城的华丽洋房里，今天却躺在了大荒山村的土炕上。

王東芝在北平大学里念新闻系的时候,已经是国民党员了。特别在破坏学生运动方面,他表现出了才干,很得上司的器重。大学毕业后,他到了烟台,在“鲁东日报”^①报馆里当编辑,不久,又到一个中学当语文教员。当然,这不过是他的公开拿薪水的职业罢了,而他实际上的责任,那就重要得多了。那就是对付共产党,进行间谍工作。“七七”事变后,国民党山东省政府主席韩复榘望风而逃,下面的官员们更是乱成一团,各保自身,忙于发财逃命。这时王東芝也着慌了,几乎卷席回家,可是很快他就安定下来了。他的直接上司—国民党鲁东区特派专员郑威平,得到上峰的明确指示:亲日剿共政策坚定不变。为此,他们就留下来和日本人合作了。牟平县伪县长宋健吾被共产党领导的起义军打死后,郑威平为了加强对地方的控制,和日军更密切有力地合作,就从烟台搬到牟平城来。王東芝跟着上司到了牟平,名义上还是教学,其实是负责和日军的秘密联络工作。

胶东的昆崙山一带,素来是个不安宁的地方。这倒不是那些山上自古就有的起来造反的农民使他们担心,而是因为共产党在那里撒下了种子,这可真是他们的心腹大患了。虽说民国二十四年共产党发动的暴动被他们拚尽全力镇压下去^②,可是这不等于那里的地面太平无事了;相反,像扑不灭的野火、伐不尽的山木一样,共产党的组织在老百姓中更加生了根,逐步扩大起来了。“七七”事变以来,共产党为了抗日救中国,又领导人民起来反抗,并比上次更凶更猛,好些地方已是他们的天下了。眼看昆崙山区成了胶东共产党的心腹根据地,在国民党反动派的心里,这怎么

① “鲁东日报”——国民党胶东地方的报纸。

② 系指1935年11月4日(冀称“一一四”)中共胶东特委组织发动的武装起义。起义面波及几个县,参加的群众很多。其目的是打土豪、烧契约分田地,进行土地革命,但因反动势力的残酷血腥镇压,和党组织本身的错误,起义失败了。共产党员和群众牺牲很多,损失很大。

能不可怕呢!？简直比猛兽洪水还要厉害哪!

王柬芝接到郑威平的指示之后，把已经正式当了伪军的侄子王竹和王流子找来，了解了家乡的近况，俟好时机，回到了他很不愿意回来的山区家乡。

在离开牟平之前，王柬芝曾给自己壮胆：他对自己回到这个已经变成另一个天地的山村，并不感到有什么可怕的。他知道自己虽是地主，可是没有出面剥削压迫过农民，没得罪过人，回家的那几次他也非常注意到博得老百姓的好感，同时也收到了效果，而且，谁会知道他的实际职业呢！他还想起，在民国二十四年初冬共产党的暴动失败后，他回家去住了些天，怎样把粮仓里快发霉了的粮食分给那些饿得发昏的穷小子，从一张张瘦骨嶙嶙的脸上，他看到了是怎样地表示对他王柬芝的感激……当然，那些感激他施舍的人不会知道他王柬芝那次回来是有使命的，（在王柬芝那次交给衙门里一张名单以后，使十三个共产党员和跟着共产党走的积极分子的人头落地了啊……）他们不可能了解这个秘密。共产党的统一战线，他王柬芝也曾熟读过，除去对投降日本的汉奸分子外，对一般地主是不加问罪的，而对汉奸分子也是一人做事一人当。所以他虽然和王唯一是叔伯兄弟，可早就分了家，人们又知道他们两家有过纠纷，往来稀少，为此，这一方面他王柬芝也可以放心了……过去的事都好办，最主要的问题还是看今后怎么办……